

有没有那种女主是妖艳贱货又沙雕的小说推荐？

「算了，我来嫁。」

我话音一落，大臣跪了一地，拜我深明大义。

没人知道，我等嫁给敌国太子这一天等了 8 年。

可成婚当日，我在床上坐了一夜，他都没来掀开我的盖头。

疯批妖艳不受宠公主×腹黑专心搞事业太子，《孤星伴满月》全文已完结。

1.

「算了，我来嫁！」我推开门，缓缓走进殿内。

原本嘈杂的人群瞬间静了下来，所有人朝我看过来。

我看见为首那个白胡子老头回头看到我的时候微微皱了皱眉，我知道他想说女子不得干政。

但他说不出口，因为我是来救他命的。

坐在上方的父皇看了我半晌，好像才反应过来我是他的哪位公主，开口道：「月儿，不要胡闹。」

我一步一步走上前去，朝他施了个礼：「父皇，儿臣不是在胡闹，眼下三皇姐下落不明，几位妹妹年纪尚小，若是儿臣不去，要如何跟宋国交代呢？」

父皇揉了揉眉心，沉默不语。

殿内一千臣子跪拜在地，高呼：「公主深明大义，是吾等之万幸。」

父皇扯了扯嘴角，最后在群臣的劝说下同意了我的提议。

群臣劝说父皇不要因为舍不得我，而不顾边疆战士和千万子民。

可我知道父皇不赞同我去不是因为舍不得我，而是宋国指明要娶我朝最得宠的公主。

而我，恰好是最不得宠的公主。

连名字都是抬头看见那轮满月，随口起的。

自从决定送我去宋国，我的待遇突然就提高了好几个档次。

如果不是我不同意，我可能已经被搬到另外一个金碧辉煌的殿里去了。

父皇来的时候，我正抱着我那只奄奄一息的猫在晒太阳。

他在我面前蹲下来，伸手要摸我的猫。

「不许摸！」我护住猫，眼里戒备陡然而起。

可能是第一次有人对他这么说话，他在空中的手反应了半天才收了回去。

兴许是因为我马上就要为林国而牺牲自己的人生了，父皇并没有对我不敬的态度有所不满。

「月儿，它快死了。」他看着我怀里的猫。

我眨了眨眼睛，声音异常冷静：「我知道，它死也得死在我的怀里。」

生是我的猫，死也是我的猫。

谁也别想碰。

最后父皇叹口气站了起来，他环顾了一下我居住的殿宇。

「月儿，你这里太冷清了。」他得出结论。

我微微一笑，手指轻轻拂过怀里的猫：「都是托父皇的福，儿臣很是喜欢。」

托他的福是真。

我很喜欢也是真。

当年我母妃病死在这殿中，从那以后这玉泉殿好似就成了一处冷宫。

无人问津，自生自灭。

可不是托了他的福？

父皇走的时候又吩咐人往我殿里添置了许多东西，我突然觉得有些可笑。

过两日我便要走了，如今添置的东西就好像是在做戏。

原本也是做戏。

这场得宠的戏，不就是给快到了的宋国人看的吗？

宋国接亲的人到的这天，我的猫在我怀里死了。

真是我养了好些年的猫，拖着它病弱的身体也要等着接亲的人来了，才放心地闭上眼睛。

「我就要去找他了，你可要保佑我。」我轻轻对怀里已经没了气息的猫说。

这时初一从外面进来了，她是我唯一的婢女。

她看了我怀里的猫一眼，眼里的哀伤一闪而过，然后才凑到我耳边：「他没来。」

自然不可能来。

不过也在我意料之中。

是我林国求和于宋国，是我去和亲，他堂堂一国储君，怎么可能来接亲呢？

五日后我带着初一和浩浩荡荡的嫁妆，跟着宋国人启程了。

启程前，父皇看着我，眼中头一次有了我曾渴望的目光。

他说：「若是受了委屈，写信跟父皇说。」

我笑了笑，这种场面上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滑稽又可笑。

我能受什么委屈。

他不知道，让我受委屈的人都死了。

只有他还活着。

就因为他是父皇。

2.

林国到宋国的路途遥远，我作为公主，作为一个待嫁的女子，从头至尾都待在马车里。

没有一个人见过我的模样。

偶尔会听路过的人提那么一两句宋国的事情，更多的还是由初一告诉我的。

初一替我摆好膳食，规规矩矩跪坐在我的下方。

我看着她微微敞开的领口，轻轻眯了眯眼，手中的筷子一转，便将她的领口大敞开来。

她还没来得及惊呼出口，我就从她怀里摸出了那块陌生的玉佩。

她身上哪儿不是我熟悉的？

今日却多了块陌生的玉佩。

初一看到我手中的玉佩，连忙放下筷子匍匐在地。

「公主.....」她声音有些发颤。

我俯下身去，用手中的玉佩轻轻抬起初一下巴：「初一，我对你这般好，你怕我却不怕这玉佩的主人。」

她摇了摇头，正要开口辩解。

但我最不喜欢听别人辩解，我伸出食指挡在她的唇上。

她的唇跟她的人一样，娇娇软软。

「初一，我告诉过你的，外面的男人惯会骗人。我将你养成这样，可不是让你给男人糟践的。」

我的手指轻轻抚过她的粉唇，顺手将那块玉佩扔到了马车外。

直起身子再看桌上的饭菜，觉得毫无胃口。

「公主，奴婢知错了。」初一小心翼翼地跪走几步，趴在我的脚边。

我不看她，侧头看着马车上的一侧流苏，抬手拨了一下：「你说过，永远不会离开我的。」

声音喑哑，可能有些吓人。

不然怎么会让初一细声哭了出来？

「公主，奴婢再也不敢了……」

我叹了一口气，才回头看她。

一手捏住她下巴，一手轻轻擦掉她脸上的泪：「初一，若是再有下次……」

我没再说，相信她已经懂了。

因为像我了解她一样，她也十分了解我。

「林霜儿怎么样了？」我夹了一口初一布好的菜送进嘴里。

「放回去了，谷裕说糟蹋过了。」初一又往我碗里布了样菜。

她是最知道我，知道什么消息会让我生气，什么消息会让我心情愉悦。

此刻她已没有了刚开始的小心翼翼，整个人都欢快了不少。

不过这个消息的确让我很满意。

林霜儿就是我那下落不明的三皇姐，和亲公主原本指定的是她。

我一心想要的东西却轻而易举落到她的手上，若不是她几次挑衅，或许我还能给她想个周全的法子。

既能让她不去和亲，又能如了她的愿，让她嫁给她心爱的郎君。

可惜.....

她偏偏来招惹我。

「待本公主去和父皇撒撒娇，让你去做那位无用太子的侧妃。他同你一般，都是死了娘没人要的无用之人，想来你们是般配极了。」这是当日林霜儿在我殿里说的话。

我摸着怀里的猫，只觉得她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是在理。

不过不用她去撒娇了。

我自然有法子得到一切我想要的东西。

只是她恐怕.....再也不能跟父皇撒娇了。听说林霜儿自尽的时候，我已经到了宋国边境。

这消息是谷裕带来的。

谷裕是我在宫里捡到的一个快死的太监，忘了当日因为什么事情高兴，就顺手救了他。

没想到他是个身手了得的太监，从那以后便乖乖做我的影子。

为我做一切我想做的事情。

「我给过他机会了，若是这次跟我去宋国，我便再也不会放他自由了。」我将手中的书翻了一页，漫不经心道。

初一挑了挑灯芯：「奴婢已经将公主的话传给他了，是他自己愿意留下来的。」

我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一行人又走了两个月，才到了宋国都城外。

迎亲使者对我说，明日八月初八，是难得的黄道吉日，所以让我在城外稍歇一天，等明日再进城。

初一伺候我睡下的时候，嘴边都挂了笑：「他定是记得公主，才会这般用心。公主和他定是能长长久久、和和美美。」

听了她的话，之前林霜儿带来的阴霾瞬间烟消云散。

连我的嘴角都不自觉地往上扬了扬。

我等了太久太久，用了太多太多不光明的手段。

就为了这一天。

3.

天一亮，我就穿戴好嫁衣、盖上红盖头，在初一的搀扶下上了准备好的轿子。

可当我的轿子从东宫侧门进入时，我才知道八月初八这个日子不是为我选的。

「今日是太子和太子妃的大婚，大家都去太子妃那处了。」

我听到那细细碎碎的声音从轿子外传来。

手中的苹果应声裂成两半。

那是初一在我上轿时塞给我的，她说图个吉利。

一点也不吉利。

我的轿子不知道又走了多久才停下来，有人在前方道：「永乐殿到了。」

有人压了轿，掀起轿帘，我将捏碎的苹果藏在袖中，在初一的搀扶下下了轿。

然后进了殿。

我原本以为做侧妃没有仪式。不用跟天地行礼也就罢了，

却没想到连宋孤星也没有。

他今夜不会来了。

初一站在我的身边，小声道：「公主，奴婢伺候您吃点儿东西吧，您一天都未用膳了。」

我没说话。

「那奴婢伺候您睡下？」

我的指尖陷进那碎成两半的苹果里。

红盖头还在我的头上，我低着头看着那干疮百孔的苹果，心里才平静一点儿：「初一，你说他这样是要让我清楚侧妃的地位吗？」

初一在我的腿边跪了下来，一双手握住我手中的苹果：「公主.....」

没关系，我想要的一定会是我的。

我在床上坐了一夜。

也没有等到宋孤星来掀开我的盖头。

管事嬷嬷进来的时候应该是有些惊讶的，静了片刻才道：「请娘娘安，老奴来领娘娘去给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娘娘行礼奉茶。」

初一从我身边站了起来。

还没等到她开口，我便道：「还请嬷嬷去请太子殿下下来挑了本宫的喜帕。」

「这……」管事嬷嬷站着不动。

就算我是太子的侧妃，却也是林国的公主。

她不想去也不会当面驳了我。

「嬷嬷尽管去，若是太子殿下怪罪下来，本宫担着。」我的声音放柔。

有了我这句话，管事嬷嬷答了声「是」，便退下了。

过了一盏茶的时辰，我才听到外面的人高唱：「太子殿下到。」

初一在我身边又跪了下去，对着进门的人行了个礼：「殿下万安。」

宋孤星的脚步越来越近，他对初一说了句「免礼」，便到了我的跟前。

我以为他会对我说句什么，却看到喜杆从底下探进来。

一瞬间，殿中的景象落到了我的眼里，我微微抬头，便看到了站在我面前的宋孤星。

这么多年，他眉目间已经没了当年的少年得意。

却还是我夜夜梦里的模样。

「公主可满意了？」他的声音跟他面上的神情一样淡漠。

我握住他手中的喜杆，迎上他的目光，轻笑一声：

「很满意。」

似是没有料到我会这样的动作，宋孤星轻轻将喜杆一拉。

我不禁向前一倾，头顶的喜帕像是振翅的红蝶，在空中舞了两下，便落到了他手中。

「公主满意便好。」宋孤星看着我，眼里是一潭静水。

既然盖头已经被掀了，我再没有不起来的道理。

但我不知道，坐久了腿也是会麻的。

我的确有要向宋孤星投怀送抱的想法，却没想到第一次见面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扑到他的身上。

他的身子僵了片刻，才问我：「公主抱够了吗？」

我活了十六年，从没像此时这般丢脸过。

但我索性抬手环住了他的腰，下巴抵在他的肩上，朝他笑道：

「没有。」

4.

太子妃是大将军之女，叶嫣然。

这是初一昨夜里告诉我的。

我一进正殿就看到了她端坐在上方，是与我截然不同的长相。

待宋孤星在她身旁坐下，才有婢女端了茶来。

因我是一朝公主，免了跪拜之礼。

我从婢女手中接过茶，递到宋孤星面前：「殿下，请喝茶。」

他接下我的茶，轻轻饮了一口。

我接过他的茶杯放在茶盘上，又从盘里端了另一杯茶递到叶嫣然面前，茶水温和，适合泼到自己身上。

「姐姐，请喝茶。」

在叶嫣然接手的瞬间我手指一拨，茶杯朝我倾斜。

却没想到叶嫣然眼疾手快地接住了茶杯，朝我歉然一笑。

仿佛那茶杯真的是因为她不小心才差点将茶泼到我身上的。

我捻了捻手指，那上面还有茶杯带来的温热。

这个叶嫣然有点意思。

行了礼、敬了茶，宋孤星要处理政务就先走了。

我抬眼看了叶嫣然一眼，正要转身离开，却被她拉住了手。

「公主，今夜太子就会去你的殿里。」她看着我，眼神十分坚定。

我敛下对她的杀意，笑道：「殿下愿意去哪儿，都是殿下自己的事。」

叶嫣然没什么眼力见地又拉住了我的手。

我看着她白白嫩嫩的手，想到就是这双手昨晚伺候了宋孤星，心里便起了戾气。

「真的，我的大.....不是，我的癸水来了，今晚他肯定去你宫里。」叶嫣然朝我点了点头，模样看上去十分真诚。

戾气微微散开，我依旧盯着她的那双手：「昨夜？」

「对对，昨夜啥也没发生，真的！我睡在软塌上！」叶嫣然将三根手指放在耳边，「我发誓。」

不知道为什么，我原本想要铲除她的念头消了一点。

她轻轻吐了一口气，放开了我的手。

「好。」信你一回。

但是等到戌时，也没见宋孤星到我殿里来。

我握住矮几上的杯子，看着杯中水在我的动作下起了一点涟漪。

「她骗我。」我淡淡开口，捏着杯子的指头渐渐发白。

初一替我拿来了一本书：「殿下也没有去那边，兴许是被什么事情绊住了脚。」

我放下杯子，接过她手中的书。

那是本被磨平了脚的书，我看了好些年。

宋孤星来的时候，我还捧着那本书。

「公主也喜欢看这本书？」他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

我缓缓合上书抬头看他：「嗯，很喜欢。」

这书是当年他让我看的。

但是他好像不记得了，不记得这本书也不记得我了。

初一熄了两盏最亮的烛才退了出去。

我抛开了所有嬷嬷教我的那些东西，躺在软塌上伸手勾住宋孤星的腰带，对他笑道：「臣妾还很喜欢殿下。」

宋孤星淡漠的眉微微皱了皱，随后舒展开才又握住了我的手：

「哦？怎么个喜欢法儿？」

我的手指轻巧地解开了他的腰带：「殿下猜？」

他看着我往上攀的手，扬了扬眉，眼中的一派清明里夹杂着微不可察的戒备。

「孤不喜欢猜。」

嬷嬷教我的床第之事我一样也没用，那不过是千篇一律的东西。

宋孤星从来不是个千篇一律的人。

想让他留在我床上，只有让他食髓知味。

一室旖旎。

宋孤星在我身上，被情欲染了脸，看上去终于不再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这些都是谁教你的？」他声音哑得不像话。

我伸手软软勾住他的脖子，舌尖轻轻绕在他的耳垂上：「臣妾自学的，殿下喜欢吗？」

他眼尾更红了。

看来很喜欢。

5.

「这里怎么有道疤？」宋孤星看着我掌心的疤，问我。

那是当日母妃病危，我跑去找父皇的路上摔的。

当年宋孤星瞧见的时候也问过我，当时我说：「这是上天给的。」

给我让我记住那段屈辱时光的标记。

但我现在突然不想这么说了。

我眨了眨眼睛，将手掌那道疤轻轻贴在宋孤星的唇上：「这是为了让殿下疼臣妾。」

宋孤星清明的眼睛眯了眯，他贴在我的耳边道：「倒是孤错看了，公主是个会勾人的。」

明明字字句句都带了情意绵绵的语气，我却没能从他的眼中看到一丝情意。

我不喜欢他这样。

好像方才的一切不过是他逢场作戏。

应该本来就是他的逢场作戏。

我翻身趴在他的身上，手指轻轻掠过他脖子上的结：「殿下没有错看，臣妾并不会勾人。」

看着他清明的眼又染上情欲，我才像是做坏事得了逞的小孩，想要撤下去。

但宋孤星并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托了他的福，我头一次累得睡了个安稳的觉。

等我醒来的时候宋孤星已经走了，初一看着我身上深深浅浅的痕迹微微红了眼睛。

我的手指轻轻掠过她的眼睛，笑道：「初一你不懂，这是欢爱的痕迹，不疼的。」

但显然她不信，因为她还看到了我床上的落红。

怎么解释她也不会信了。

随她吧。

我没去跟叶嫣然请安，因为她自己来了。

「我正要去跟姐姐请安呢。」我懒洋洋坐在软塌上，单手在矮几上撑着头。

袖子从手臂落到手肘处，现出几处红痕。

叶嫣然应该是看到了，她的一双耳朵迅速染上了粉红。

「不用了不用了，妹妹是公主，这些礼节就免了吧。」她笑着在另一边坐了下来。

我抬眼示意初一上茶。

叶嫣然模样天真可爱，看上去便知道在以往的十几年里都是泡在蜜罐里的。

她想要的东西只要撒撒娇，就有人捧到她面前。

不像我。

有什么想要的都要自己不择手段。

叶嫣然对着上了茶的初一道了声谢，吓得初一茶盘都没拿稳。

「太子妃抬举你，你怕什么？」我伸手拉过初一，让她待回我的身边。

初一回过神来，才娇娇软软朝叶嫣然施了个礼，总算是没丢我的脸面。

叶嫣然微微一笑，对着我道：「公主放心，我一定帮你追到太子。」

追？

这个叶嫣然的确是有点意思。

我坐直了身子，从矮几上端了茶，轻轻用杯盖撇去上面的茶叶，才轻轻饮了一口。刚抬眼，就看到了叶嫣然期待的眼神，轻笑一声道：「姐姐这是何意？」

听了我的问，她才往我凑近了一点：「我不喜欢太子，嫁过来并非我意。」

这话与当日林霜儿的话如出一辙。

我看她的目光冷了几分，冷哼一声：「殿下尊贵无双，也容你挑拣？」

「不是不是。」叶嫣然摆了摆手，连忙道，「我早知道你从小对太子一片痴心，所以我不喜欢太子的。」

她的话刚落入我的耳中，我的手便掐住了她的脖子。

「你怎么知道的？」我的声音冷如寒霜，手上的力道加重。

叶嫣然的婢女惊叫一声，转身就要跑。

初一追上去抓住了她，顺手将门关了起来。

叶嫣然被我掐得脸有些发白，一张嘴张了张，却发不出半点儿声音。

我放松了手，用指尖掐住她的脖子，在她耳边低声道：「说！你是谁？不然我有得是法子让你无声无息消失在世上。」

这话是真的。

我的手刚一松，叶嫣然便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苍白的脸染上红晕才停了下来。

她一双手抱住我的手臂，眼角有她刚咳出来的泪：「我是叶嫣然啊，我.....我是猜的.....听说太子曾去过林国，你又对和亲一事没有半分不喜，还非等太子来掀开喜帕.....」

我的指甲微微陷进她白嫩的脖子里，眼中寒气不减：「你倒是聪明。」

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留不得。

我的手还没来得及用力，叶嫣然抱住我的手就用了力：「不是的不是的，我很笨的，从小就被人说是很笨，不信你去问。」

没料到她会这样答话，我一愣。

她又道：「我只是觉得你长得真好看，好看得让我很喜欢，就想帮帮你。」

这话我更是没想到。

从来没人夸过我长得好看。

不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是因为我的母妃被称为祸国妖妃。

所以跟她如出一辙的我，容貌也被烙上了印记。

「巧言令色。」我放开了手，「我不需要你帮。」

我没杀叶嫣然，初一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你是不是觉得我到这里第一件事就是要杀她。」我靠在软塌上，翻了一页手中的书。

初一没有说话。

我笑了一下：「她有些特别，我在这里难免有些无聊。」

需要有人陪着玩一玩、吓一吓才好。

她看样子不像是个会告状的人。

宋孤星一连几夜都宿在我殿里，足以说明两件事：

一是叶嫣然的确不会告状。

二是我的床上功夫的确了得。

但是这并不能代表宋孤星喜欢我，他只是喜欢跟我睡觉。

因为他看我的时候总是淡淡的，就像此时这般。

「公主真是养得一个好奴才。」宋孤星从外面走进来，仿佛将外面的冷风也带了进来。

殿里一时间冷了下来。

我从软塌上坐了起来，还没开口就看到了他身后的一个人影。

是谷裕。

谷裕的功夫了得，在林国皇宫来去无踪，从未被人捉到过。

此时却被宋孤星绑在身后。

我正了正神色，面上一片平静：「不知殿下这是何意？」

宋孤星微微错开身，谷裕整个人才暴露在我眼前。

「公主说是何意？」他上前几步，伸手捏住了我的下巴，「这奴才身手不错，想来已经跟在孤身后有些日子了，公主可知这是林国的意思还是公主的意思？」

自然是我的意思。

宋孤星的一言一行都必须让我知道，这是我给谷裕的命令。

他做得也很好，这几天我已经把宋孤星的处境摸了个透。

却没想到他会被宋孤星抓住。

我朝谷裕看了一眼，然后目光迎上宋孤星：「殿下打算怎么处置他呢？」

他嘴边挂着淡淡的笑，眼睛里却一片凉意：「交给父皇怎么样？」

我知道他没有开玩笑。如果他现在把谷裕以林国细作的身份交给宋国的皇帝，对他眼下的处境的确是有好处的。

但是我不想。

「谷裕什么都能做，相信能为殿下做许多事情。」我语气轻柔，一字一句说得笃定。

宋孤星眼下的处境十分尴尬，他虽是太子，却没母族撑腰。

说来他曾经有个很强大的母族，舅舅是护国大将军，却不知道为什么被皇帝灭了门。

皇帝有意要废黜他，再立容贵妃之子二皇子为储，却因为宋孤星贤能内敛找不到一个错处而作罢。

于是容贵妃和二皇子在整个东宫都插了眼线，只为了找到他的错处。

单这几日，谷裕就发现了好几个眼线。

就算是这样，宋孤星还是会嘴硬，他放开我的下巴，居高临下对我道：「哦？孤是太子，他能为孤做什么？」

「比如.....」我一双手搭上他的脖子，朝他的耳垂吐口气，「帮殿下杀个人。」

我放开他，拉出矮几下的抽屉，从中拿出一块玉佩来。

宋孤星看着我手中的玉佩，眼神暗了暗，初一也小惊了一番。

这便是当日我扔到马车外的玉佩。

只是与当日那块不同的是，这块玉佩上有血沁在了玉里，显得有些骇人。

「你打哪儿弄来的？」宋孤星伸手要来拿。

我将手中的玉佩一抛，玉佩在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而后落入我的另一只手中。

「自然是从别人那儿抢来的。」说完我睨了一眼初一，她脸上稍稍有些不自然。

我凑上前对宋孤星补充道：「从死人手里。」

「殿下下的贴身侍从，在接亲的途中蓄意接近臣妾的婢女，时时等在臣妾的马车旁侧听，殿下说这是为何？」我拿着玉佩轻轻敲击矮几，轻笑了一声，「原本以为是殿下授意。」

我朝宋孤星眨了眨眼睛：「却发现他偷偷藏了仿制玉玺和龙袍。」

太子的侍从偷偷藏了仿制玉玺和龙袍。

这便不是废黜储位那么简单了。

宋孤星的面容上没有显露出一丝意外之色。

果然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只有我在他的意料之外。

「所以你让谷裕杀了他。」他压低声音，应该是怕隔墙有耳。

我撑着脑袋歪头看他，娇笑一声：「这不是连殿下都没发现？」

我说了，让人无声无息消失。

这是我的拿手好活。

7.

宋孤星波澜不惊的眸子里起了些许涟漪，他轻笑一声：「公主比孤想的要有意思。」

我没有意思，我只是比别的姑娘会杀人罢了。

宋孤星收下了谷裕，却不信谷裕会忠心。

所以他当着我的面儿给了谷裕一颗药丸：「这是七日散，吃下这个，便需要每隔七日到孤这里来领解药。」

他没继续说，但是懂的人都懂，若是做不到每七日来领解药，便是死路一条。

当然，如果现在不吃，也是死路一条。

显然谷裕不想吃，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一副要以死谢罪的模样。

这把我气笑了：「殿下赏你的，你就吃了。殿下言九鼎，还能不给你解药不成？」

后面这句话是说给宋孤星听的。

他扬了扬眉，没有说话。

谷裕似是没有料到我会这么说，呆愣了片刻，才从宋孤星的手里接过七日散，放进嘴里。

宋孤星看着谷裕吞了进去，才回头来看我：「你之前给他吃的是什么？」

我看了一眼谷裕，染了花汁的指甲直接抵在唇边，对着宋孤星眨了眨眼：「殿下猜？」

「孤不喜欢猜。」他勾起嘴角，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孤迟早会知道。」

肯定不会知道。

因为我给谷裕吃的是糖——连谷裕自己都不知道。

救谷裕的时候我年岁尚小，身边只有一个初一，我去弄什么绝世毒药来锁住谷裕呢？

不过靠我这张会诓人的嘴罢了。

宋孤星当夜里没有留宿在我殿里，连晚膳都没在我这里用。

听说他去了叶嫣然那里。

他当然要去，为了兵权才娶的叶嫣然，哪会随意冷落了她？

以他如今的处境，若不是叶嫣然一心要嫁给他，他怎么能娶到大将军的独女呢？

这些我之前倒是没有想到，还听信了叶嫣然随口诌的胡话。

「我看起来就很好骗吗？初一。」我躺在床上，由着初一给我掖好被子。

她自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细声道：「公主，是她太会诓人了。」

我看着床边垂下来的穗子，觉得是自己来了这里心变软了。

若是知道叶嫣然的第一天，就杀了她。

哪里还能被她当个猴耍呢？

窗外开始下起淅沥沥的雨来，我历来最厌烦下雨天。

眼下居然觉得这场雨来得十分应景。

不知过了多久，雨越来越大，在我欲睡未睡的时候，有人敲响了殿中的门。

守在床边的初一笑道：「一定是殿下下来了。」

我也以为是宋孤星来了。

婢女却来报说是叶嫣然来了。

在我想杀她的时候，她自己送上门来了。

叶嫣然走进来的时候身上还带着水气，是从雨里赶过来的。她的发髻都已经拆了，发尖有些湿润，是刚沐浴过的。

见我看向她，她朝我眨了眨眼睛，问我：「公主，今夜我能不能跟你一起睡？」

她这个时候来这儿要做什么的，我想过无数种可能，唯独没想过她来这儿是为了和我睡觉的。

她的眼睛闪闪的，似乎非常期待能和我睡一觉。

在她问完这句话后，原本想今夜就杀了她的我决定明天再杀。

我靠在床沿上，伸手覆在唇上，浅浅地打了个哈欠：「姐姐说笑了，殿下还在姐姐的宫里。」

「正是因为他在我宫里，我才要跟公主一起睡。」她眨眨眼，跑了上来，「公主喜欢睡里面还是喜欢睡外面？」

叶嫣然脸皮厚的程度应该大大远超我对她的了解。

我张了张嘴，拒绝她的话还没说出口，她就已经脱了鞋爬上了床。

初一瞪大了眼睛看着还在往里爬叶嫣然，一副「她死定了」的表情。

「公主不说话，那我就睡里面了，我怕冷。」叶嫣然在里面躺好，冲还没回过神来的我眨了眨她无辜的眼睛。

除了母妃，我从未跟任何女人睡在一张床过。

「滚下去。」我微微皱了皱眉。

吓得初一和跟叶嫣然一起来的婢女都跪了下去。

叶嫣然也被吓到了，当我以为她要乖乖下去的时候，她一咬牙搂住了我：「我不，反正回去跟太子一起睡也是死，跟你一起睡也是死，还不如死在你床上干净。」

「哦？」我挑了挑眉，正要问她想怎么死的时候，一道雷落了下来。

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我的脸唰一下白了。

初一连忙从地上爬起来去关窗。

而叶嫣然突然一掀被子，将我拢进被子里。

8.

被子里暖而黑，我什么都看不到，只能感受到叶嫣然烫人的气息喷在我的脸上。

她突然用手轻轻捂住我耳朵，我整个脑子都空了。

很久很久以前，母妃还在世的时候，每次打雷她也是拉我进被窝里，轻轻捂住我的耳朵。

叶嫣然的声音和母妃的声音重叠在一起：「不怕不怕，很快就过去了。」

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睡过去的了，等醒来的时候身边已经没人了。

初一端了水进来，我才从床上坐起来：「太子妃昨夜来过吗？」

一定是我做的梦。

做了一个荒唐至极的梦。

初一表情很复杂，她将铜盆放在架子上，好像用了好大的劲儿拧汗巾：「天还没亮太子妃就走了，让奴婢不要吵醒公主，等这个时辰公主快醒了再去备洗脸水。」

昨晚她真的来了。

我接过初一递过来的汗巾，还没覆在脸上就又听到她嘟囔：「奴婢伺候公主这么久了，难道还不如她了解公主不成？」

她这样一说，我才反应过来我一起床就要先洁面这件事，按理来说只有初一和母妃知道才对。

只有母妃知道我怕打雷。

叶嫣然，到底是谁.....

随后我发了一上午的呆，最后觉得自己的想法越来越有些荒唐了，赶紧打住了自己的胡思乱想。

「初一，你好像对太子妃不怎么喜欢。」我随口问。

初一搅了搅她的衣袖，过了一会儿才小声道：「公主对她有些特别，若是旁人早就死够千次百次了。她与您共侍一夫，谁知道她是什么心思。」

她能有什么心思。

她若是能有心思，我伸伸手指头她便没命了。

许多事情想不明白，我就带着初一去了叶嫣然的青鸾殿。

「娘娘昨夜没睡好，眼下还在补觉。」青鸾殿的婢女拦下了我。

她怎么没睡好我不知道，我睡得倒是挺香的。

「殿下呢？」原本要走的我又问了一句。

婢女低着头道：「殿下寅时便走了。」

那个时辰是要去上朝了。

我刚和初一走了两步，就迎面遇上两个小婢女。

「昨夜殿下在小书房里过了一夜，也不知道太子妃是怎么想的。」

「嘘！听说太子妃昨夜偷偷跑到永乐殿……」

后面的话还没说完，两个婢女看到我连忙闭了嘴，朝我施了个礼。

看来叶嫣然跑到我那儿，如今已经传遍整个东宫了。

「公主，听说东宫的小花园里别有一番景致，不如去那儿坐坐？」初一打断了我的思绪。

去坐坐也好。

东宫的小花园要从一座假山处穿过去，这个设计很是特别。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穿过假山居然是一道独木桥。

就在身后初一的惊呼中，我掉到了宋孤星的怀里。

他身上的味道很好闻，那股冷香是他独一无二的味道。

「不过昨夜里没去，公主便来投怀送抱了？」

宋孤星抱着我迤迤然落在地上。

我脸上有些热，双手环住他的腰，笑道：「听闻殿下昨夜里在小书房睡的，可有臣妾的床舒服？」

他放开我，笑着走向了一侧的小亭子。

我很少见他笑，他笑起来干干净净，竟比这满园的花都耀眼几分。

「殿下笑什么？」我不顾后面还在过独木桥的初一，也跟了上去。

宋孤星在石桌旁坐了下来，在他的对面还有一只空杯。

方才这里有人。

「孤笑公主这脾性不知是学了谁，听闻林国国风遵常守故，女子都十分保守乖顺。」他手一挥，便将那只空杯扔进了他身后的莲花池里。

我走到他身旁坐下，单手撑着头看向他，缓缓眨了眨眼：「臣妾的脾性浑然天成，殿下不喜欢吗？」

宋孤星捉住我的手腕，轻轻将我往怀里一带。

「倒不算不喜欢。」

我正要进行下一步勾引，他贴在我耳边道：「你父皇给你寄了封信来。」

这话一落我全身一僵，之前的所有兴致都不复存在了。

若是真要说我这脾性学了谁，那便是随了我母妃。

只可惜她死在了「祸国妖妃」的名头下。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父皇的后宫里，他熟视无睹。

给了母妃无上的宠爱，却又让她摔进淤泥里。

思绪就这样被宋孤星拉了回来，他手指轻轻卷起我鬓边垂下来的一缕头发：「你不想知道里面写了什么吗？」

能写什么？

无非是些场面话，想让宋国知道我的确是他们最受宠的公主罢了。

9.

我没问宋孤星父皇在信里写了什么。

「他说若是孤有什么需要，他会借兵给孤。」宋孤星的气息吐在我耳后，惹得我轻轻缩了缩脖子。

「你说，你父皇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声音轻而淡，里面意味难明。

我自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但是这话若是让旁人听见了，便是要谋权篡位的意思。

我抬手勾住宋孤星的脖子，看向他：「在我们林国，国风遵常守故，女子不得干政的。」

宋孤星原本起了杀意的眼睛里，突然迸出些不达眼底的笑意来。

他的手轻轻替我扶了一下发髻上的步摇：「公主真是让孤觉得很有意思。」

一阵风拂过，四周压抑的氛围散去了。

原本埋伏在四周的人，悄无声息地退下了。

想来他从看到那封信开始，就对我起了杀心。

「谷裕去哪儿了？」我岔开话题。

刚刚的那些人里面，没有他。

谷裕的性子我知道，若是在宫里，自然不会断了跟我的联系。

宋孤星勾了一缕我的头发在手中把玩：「孤让他去杀个人，看看公主说的是不是真的。」

他的模样风轻云淡，却让我心下一凛。

勾住他的手不由得紧了紧：「殿下让他杀什么人？」

「怎么？不过一个奴才，公主也这么在意？」

谷裕不是奴才。

我不愿意他死。

「臣妾不过随口一问。」我松开宋孤星的脖子，从他怀里站了起来。

岔开的这个话题，一点儿没比上一个话题让我舒服。

我的那缕头发从宋孤星手中滑落，他虚握了握手，最后两指捻了捻：「不是什么难杀的皇亲国戚，不过是个孤不好出手的人罢了。谷裕明日便能回来了。」

我倒没想过宋孤星会解释给我听。

也没想过他领走谷裕第二天就让他去办事了。

虽然此时再坐回宋孤星的怀里会显得有些刻意，但我还是又坐了回去。

无视他微扬的眉梢，我朝他眨了眨眼睛：「殿下做事自有殿下的道理，只是臣妾没想到殿下会这么放心谷裕。」

宋孤星又捉了一缕头发在手中，看着我，眼里有点点笑意：

「孤跟他说，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孤有的是法子折腾你。」

他说得暧昧。

我却知道他字里行间的意味。

他用我威胁谷裕。

这倒无所谓，只要他没让谷裕去送死就行。

接下来一连几天，我都没见到宋孤星。

更没见到叶嫣然。

听初一说，宫里上上下下都在准备皇上的万寿节。

想来宋孤星和叶嫣然都在准备这件事，只有我闲得只能在殿里翻翻书、看看太阳。

叶嫣然来的时候，我正在太阳底下假寐。

听到脚步声渐近，我才抬头扫了她一眼，懒懒道：「姐姐今日倒是得闲。」

见我这样说，叶嫣然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她从身后掏出一个毛绒绒的玩意儿来。

那毛绒绒的玩意儿也抬头扫了我一眼，懒懒道：「喵——」

与我在林国的那只，相差甚远。

「扔出去。」我淡淡道。

叶嫣然闻言连忙护住猫，在我身边坐了下来：「这是殿下为你寻的，说你一个人在殿里难免无聊。」

我又抬头看了一眼，觉得顺眼了许多。

我朝初一看了一眼，初一很有眼力见地，上前接过了叶嫣然怀里的猫。

我假装没有看到她抿起的粉唇，轻声道：「等殿下下来，我自己谢他。」

「好。」叶嫣然笑着回答。

她长得真是一点儿都不讨喜，特别是她笑起来就出现的梨涡。

甜得发腻。

我最讨厌甜食。

但我现在不是很想杀她了，她也不会跟我抢宋孤星。

偶尔还能在我怕打雷的时候来帮我捂捂耳朵。

随她吧，梨涡也不是她能决定的。

打断我思绪的是叶嫣然的话：「明日万寿节，你随殿下去吧。」

我虽是宋孤星的侧妃，却也是一国公主。

万寿节我自然是有资格陪着宋孤星一道前去贺寿的。

「我就不去了。」她补充道。

我看向她，不明白她什么意思。

太子正妃不随太子前去贺寿，于情于理都不行，若是论下来也是个不小的罪名。

她倒罢了，还会连累宋孤星。

「你为什么不去？」我语气有些冷下来。

叶嫣然朝我吐了吐舌头：「明日我身子不适。」

我是头一次知道，身子不适还可以选日子的。

但是事实证明，第二日叶嫣然真的身子不适了。

太医来过一次，说是都烧得说胡话了。

我皱了皱眉：「昨日还好好的，今日便烧得说胡话了？」

初一点点头。

我不信。

10.

我到青鸾殿的时候，叶嫣然身边伺候的小婢女刚端了水进去。

这次倒是没人拦我了。

这是我第一次到叶嫣然的内殿中来，里面的布置与我想象中不一样。

很简单，倒不是节省的简单。

是说不出哪里奇怪的简单。

叶嫣然躺在床上，一张小脸红通通的，应该是发烧导致的。

我就说她娇娇嫩嫩，被捧在手心里惯了。

才会随意就折腾病了。

我鼻子里「嗤」的一声出来，睨了她一眼：「姐姐真是料事如神。」

叶嫣然睁眼看我，要从床上坐起来，被我抬手一下给推了回去。

「我正想着等会儿去找你。」她柔柔一笑。

找我干什么？

她朝身边的婢女使了个眼色，婢女缓缓退了出去。

我也懒懒看了初一一眼，初一微微点头，也退了下去。

叶嫣然见殿中无人了，又要从床上爬起来。

我皱了皱眉，又将她推了回去，淡声道：「躺着说。」

她「嘿嘿」笑了两声，没再动了。

「下午你随殿下去赴宴的时候，一定要一直在他身边。」叶嫣然看着我，眼神十分坚定。

一点儿都不像说胡话的样子。

她抓住我的手。发烧让她的手掌烫得吓人。

「今夜会有刺客进宫，你设法让殿下小心一点儿。若是他不听，你千万别让他离开席上。」叶嫣然说的话越来越莫名其妙，「平昌侯的独女今日也会赴宴，到时候她会被别家小姐逼到圣前露一手。你不要冷嘲热讽，也不要让她接近殿下。」

虽然她的话字字离谱，但是她的目光认真而坚定。

果然是烧得说胡话了。

我从一旁拎起一块叠好的汗巾，覆在叶嫣然的额上。

「你好生休息。」我站了起来，觉得再在这儿坐下去，可能要听她说许久的胡话。

宋孤星和我临走的时候，叶嫣然的烧还没有退下去。

我微微叹了口气，对身后的初一道：「你去吩咐一声，再请太医来看看。」

初一一愣，片刻后才道了声「是」。

走在我前面的宋孤星微微回了头看我：「公主和太子妃还真是十分和睦。」

「都是为了殿下。」我微笑了一下，眼里应该是万种风情。

「大婚那日，太子妃说让孤多多宠爱你，孤当日还以为她说笑。」

他笑着继续往前走。

近来他越来越爱笑了。

我却在原地愣了一会儿，这是我不知道的事情。

宋国的万寿节比林国要盛大，整个皇宫里都张灯结彩，赴宴的人也很多。

我和宋孤星在门口下了辇，他突然朝我伸了只手来。

虽然我平日和他调笑惯了，却也不敢在这时候胡乱猜测他朝我伸出手是为了什么。

见我半天没有动作，他才又直接抓住了我垂在身侧的手。

「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人，你愿理便不要理。」宋孤星的手上有薄薄的茧，牵着我的手让我有些酥酥痒痒。

我却舍不得抽回来。

他怕我作为战败国的公主受到不好的目光。

我随着他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在他身后。

看着他的背影，好像看到了当年牵着我的那个纯白的小少年。

我坐在宋孤星身侧，看着一应贡品在一位白发公公的高唱下，——被送到皇上面前。

送完贺礼便是教坊司排好的歌舞，以及各位大臣献上的节目。

丞相家的千金一曲琴音毕，皇上笑着赞了两句。

按理说千金应该下去了，可她依旧站在下方，落落大方道：

「听闻平昌侯府的若雨姐姐舞姿名动京都，仙儿早就心痒难耐，想为若雨姐姐的舞伴奏一曲。今日是陛下的万喜之日，不知道仙儿有没有这个荣幸？」

听不出一丝矫揉造作。

我却看出了她眼尾的得意之色。

「哦？平昌侯家里的小丫头还有这样的本事？」皇上明显来了兴趣。

最后在一众贵女的应和中，顾若雨被迫走到了中间。

这都与叶嫣然的胡话叠在一起。

我看着底下的顾若雨，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可思议。

「怎么？很喜欢这个舞？」宋孤星凑了过来，他的声音压得很低。

我摇摇头，一直在晃神，根本没看到跳了什么舞。

「殿下觉得好看吗？」我也压低声音。

宋孤星饮了口酒，一双耳朵因为酒意染了些绯色：「没看。」

此刻，坐在上位的皇上也看了过来，他似笑非笑看着宋孤星，问：「星儿，这舞你觉得怎么样？」

宋孤星站起来朝皇上行了个礼，一脸的从容：「回父皇，顾小姐舞姿柔美，配着江小姐的天籁琴音，儿臣觉得甚好。」

字字严谨。

令人捉不住把柄。

11.

一支箭不知道从什么方向射了过来。

我下意识拉了宋孤星一把，那只箭直直射到了他身后的柱子上。

他虽躲过了那支箭，却好像是吓出了一额头的汗，连脸色都有些苍白。

一下子全乱了套。

在一阵嘈杂中，皇上走了过来，他一脸的担忧：「星儿，可有伤到？」

宋孤星手指微微发抖，似是被吓得不轻。

「儿，儿臣无碍。」他目光呆滞片刻，似才反应过来，「父皇可有被惊到？是儿臣无用。」

皇上抬手拍了拍宋孤星的肩，微叹一口气：「与你何关？」

言罢，便回过头对着已经跪在下面的御林军统领道：「朕养着你们，就是让你们看着刺客随意出入的吗？」

御林军统领低着头，道着该死。

我冷眼看着一切，只觉得像是一场精心排演过的戏。

皇上好似这才注意到我，对我道：「这番多亏了晨阳公主。」

「晨阳公主」是我出嫁前父皇给我的封号。

这还是第一次听人叫出来。

还未等我答话，他又道：「星儿好似受惊不小，晨阳公主和星儿一同到偏殿歇息一阵吧。」

我想起叶嫣然白日里跟我说，让宋孤星千万不要离开宴席。

前面的事情都一一验证了，我不可能再用宋孤星的性命去赌那一句话的真实性。

我扶着宋孤星，先他一步开了口：「臣妾谢父皇关心，只是眼下殿下心神不稳，应.....应该不宜起身行动。」

语气里又惊又惶恐。

想来这才是大家想看到的太子及太子家眷的样子。

我握住宋孤星的手，就像来时他握住我的手一般。

「父皇放心，儿臣是太子，怎能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避开呢？」
宋孤星在大袖里反握住我的手。

他好像也明白在这个时候不能去偏殿。

今日的刺客是冲着他来的，若是在席上没能一箭射到他，定然还会找机会下手。

而留在席上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叶嫣然连这一步都算到了。

皇上在御林军的护送下离开了宴席，而其余所有人在未找到刺客前都不能随意离宫。

在所有人都陷入恐慌中时，宋孤星却慢慢敛起面上的恐慌，牵着我缓缓退到了最后面。

「孤带你去个好地方。」他带着我往后面走。

我随着他走了一盏茶的时间，才停了下来。

眼前的场景让我几乎不敢相信：眼下已是深秋的季节，那一池的莲花却开得旺盛。

我眨了眨眼睛，忍不住又往前走了两步。

宋孤星牵着我的手将我往后一拉，轻笑了一声：「仔细脚下。」

我看了一眼脚下，若我再往前走一步便会掉进池里去。

「多谢殿下。」

他看着我，眼中像是化开了寒冰：「方才你救了孤一命，就当抵了。」

我一愣，随后才反应过来他是说刚刚他也救了我一命。

「那可不一样。」我朝他逼近一步，「臣妾会水，掉下去也没事。」

他放开我的手，走进一旁的亭子里坐下。

「你倒是算得很精，你要孤做什么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月色洒在他身上，衬得他越发地举世无双。

明明是刚刚被刺杀的人，此时坐在这里却好像是个看戏的过客。

我快走几步坐在他的身边，手搭在一旁的护栏上：「不如，以身相许？」

宋孤星嘴边荡开一个笑，这一次倒有了几分真心的意思来。

他环顾了四周，对我道：「在这儿？」

尽管我早已练就了面不改色的本领，却还是在听到他这句话时红了脸。

一时间气氛旖旎得不像话，我却找不出一句话来驳。

他笑得更凶了，熟练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袋子来。

「殿下居然还随身带了鱼食？」我连忙岔开话题。

宋孤星从小袋子里捻了些鱼食出来，随手撒在池子里，一时引来了许多的小鱼儿。

那些红的白的小鱼争先恐后地抢着漂浮在水面上的鱼食。

「你看它们像不像他们？」宋孤星侧头看我，眼睛里的笑意狡黠。

气氛一下子便变了。

我也笑，从他手中捻了些鱼食抛进池里。

「可惜殿下的网还没织好。」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细碎的小星子。

他说：「我原以为你不过是你父皇随意送来糊弄我的公主。」

听得出来，他如今对我很是意外和欣赏。

我捻了捻手指，让手上的残渣尽数散在空中，侧头迎上他的目光：「殿下不是指明要娶我朝最受宠的公主吗？」

宋孤星的眼底闪过一丝疑惑：「孤从未说过。」

嗯？

那这话是从谁嘴里传出来的？

他笑道：「那倒是孤占了便宜。」

他不知道，是我占了便宜。

他是我费尽了心思才得到的人。

那一年我不过八岁，母妃刚逝世一年，没有一宫娘娘愿意养我。

就是路过的婢女公公都能对我冷眼一番。

我习惯在没人注意到我的时候，躲在假山的洞里，等着路上没人了再回玉泉殿。

从来没有人来将我拉出来——直到有一天，宋孤星路过。

他拉着我从洞里走出来。

「可以避，不能躲。」他穿了一身白衣，衬得他像是普渡众生的仙官。

那时的他还一番少年意气，眉宇间都是得意。

纯白又自傲。

不似他现在，所有的心思都隐忍在心底，像只蛰伏在山洞里的狮子。

如今的他，与如今的我。

如此般配，像是天作之合。

12.

脚步声传来的时候，宋孤星正问我是如何给叶嫣然灌了迷魂汤的。

很显然，我根本没给她灌过什么迷魂汤。

初一倒是觉得她给我灌了迷魂汤。

我顺着宋孤星警惕的目光回头看，不时便看到一张清丽脱俗的脸。

「臣女见过太子殿下，见过侧妃娘娘。」顾若雨见到我们，眼中有小小的诧异，却很快朝我们施了个周全的礼。

我下意识去看宋孤星，他眼中没有了方才的光，又恢复了一副无所事事的模样，朝她点了点头，便撒了鱼食进池。

「殿下在此处歇息，你便另寻个去处罢。」我淡声道。

原本我以为她是要刻意接近宋孤星的，却没想到她道了声「是」便转身走了。

只是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道：「刺客此刻还没找到，殿下小心。」

说完便继续往回走了。

刺客是在半夜找到的。

御林军统领在亭子里找到了我和宋孤星，他朝宋孤星行了礼道：「刺客已自尽了。」

从他一系列动作可以得知，这不是他第一次来亭子里找宋孤星了。

刺杀宋孤星的刺客也不是第一次自尽了。

而且他作为皇上的御林军统领，找到刺客第一时间不是去跟皇上汇报，而是跑来找宋孤星。

宋孤星只是微微点了点头，温声道：「那便安排席上的人都散了吧。」

我意识到，宋孤星远比我所知道的他，要厉害许多。

处理完后续事项，回到东宫的时候，天色已经有些泛白了。

我刚下了辇，就看见叶嫣然身边伺候的小丫头松了口气，朝里面跑走了。

她的小短腿跑得倒快，我原本还想问一句叶嫣然的烧退了没有，都没法问了。

回到东宫后，宋孤星没有回寝殿休息，而是径直去了处理政务的重华殿。

想来他是要处理今天发生的事情。

一夜没睡，我一回到永乐殿便倒头睡下了。

醒来的时候叶嫣然来了。

她的病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

此时看她，已经瞧不见昨日病恹恹的模样了。

我见她张罗着婢女奴才从外面抬了口铜锅和一应的新鲜食材进来。

「这是做什么？」

叶嫣然一如往日，拉了我的手在桌边坐下来：「这叫火锅，我想你昨夜肯定是受惊了，知道你喜欢吃辣食，正好可以吃火锅压压惊。」

虽然我不知道火锅为何物，但我却反捉住她的手。

我手上的力道有些重，她吓了一跳。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辣食？」

除了母妃从没人知道我喜欢吃辣食，就连初一都不知道。

我从不显露我的用膳习惯，因为我觉得那会让人抓住把柄。

叶嫣然面上的懊恼神色一闪而过，被我抓住的手小小挣了一下。

「我……」她解释道，「我猜的，因为你不喜欢吃甜的。」

我下意识松了一下她的手，她一下便挣了出去，我逼近她：

「你又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吃甜的？」

这次她没有再解释。

她从桌上拿起筷子，夹了点儿菜扔进铜锅里：「烫菜烫菜，你没吃过这个火锅，保证你吃了一次还想吃第二次。」

很明显，她在岔开话题。

尽管我不愿意承认。

但是一桩桩、一件件事情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有了那个想法。

我看着叶嫣然，一字一句吐得艰难：「你与我母妃是什么关系？」

「啊？」叶嫣然侧头过来看我。

我看了一眼殿里，此时上菜的奴才们已经都下去了，只剩了初一和叶嫣然身边贴身伺候的小丫头。

我闭了闭眼，问出了已经在心底想过无数次却荒唐至极的问题：「还是.....你就是我母妃？」

叶嫣然手中的筷子顺着她的手一抖，落到了地上。

「不是，公主。」她握住我的手，十分认真地说，「辈分倒也不必这么高。」

13.

叶嫣然说她跟我母妃没有一点儿关系。

但是我让初一去打听过了，关于她的传闻，都是她愚笨无才，还对宋孤星一片痴心。

一个人能将一切都算到极致，不可能愚笨无才。

而且叶嫣然的确是一直在避开宋孤星，我怎么想都想不通。

让我更想不通的是，她带来的火锅竟然这么好吃。

只是把普通的食材扔到那锅里涮一涮，就能变得那样好吃。

「初一，这火锅是宋国的特产？」我吸了吸肚子，微微隆起的小腹并没有平整多少。

我从未这般失仪过。

日子这样一日一日过下去，安逸又美好。

宋孤星好像有点儿喜欢我了，他在床上的动作不再像第一日那样毫不怜惜。

我不知道他喜欢我，是因为我在床上的功夫还是在床下的功夫。

但是只要他对我有一点点喜欢，便够了。

宋孤星躺在我的身边，绕了我的一缕头发在他指尖。

「你父皇每月都会给你来一封信。」他笑着跟我说。

他如今的笑再也不像之前那样，冰冷而疏离。

我在他怀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轻轻「嗯」了一声。

随后他轻叹一声，我突然开口问他：「殿下，你现在有一点点真心喜欢臣妾吗？」

这话说得有些卑微。

与我平日里大不一样。

所以宋孤星应该也没想到我会突然这么问，过了半晌，他才也轻轻地「嗯」了一声。

有了这声「嗯」，我好像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叶嫣然会时不时拿一些我没见过的吃食跑来找我，她没跟我解释过她的诸多奇怪是从何而来。

我也再没对她起过杀心。

这日，她又端了一碟糕点过来找我，我看了看自己胖了一圈的肚子。

让初一把她和她的糕点一起扔出去。

「今天的这碟你不吃，保证你后悔！」叶嫣然朝里吼了一句。

一点儿大家闺秀的样子也没有。

我叹了口气，摸了摸怀里也胖了一圈的猫，让她带着她的那碟糕点进来了。

看见她也圆了一圈，我突然又觉得再吃两口也没什么。

叶嫣然将糕点放进嘴里：「马上就冬猎了，这次我要跟你们一起去了。」

而前两个月里，不管出席什么宴会，她总是能找到合理的借口躲开。

现在外面「太子妃不得宠」的话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了，有些人嘴里的话难听至极。

我还让谷裕处理了几个。

这次她却提出要同我们一起前往，让我有些意外。

但我没问。

对此宋孤星也有些意外。

一起意外的还有一应随从，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这次叶嫣然会跟我们一起出去。

所以马车还是之前的马车，如果三个人坐的话难免有些挤。

宋孤星站在门口对着身旁的小德子道：「再去备一辆。」

小德子领了命，小跑着离开了。

宋孤星看向叶嫣然，还没说话，我随手拉住叶嫣然的手便开口：「想来殿下还有些事务要处理，臣妾就和姐姐一辆马车吧。」

若是我和宋孤星一辆马车，外面的话定是好听不到哪儿去。

叶嫣然平日里在东宫里惯了，又从小被捧着长大，哪里听过什么污言秽语。

最后我拉着叶嫣然的手，在宋孤星的欲言又止中上了马车。

一上马车，叶嫣然便「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我看过去，她笑得更凶了。

「公主，你没看到殿下下的表情，像要把我吃了一般。」她朝我挤了挤眼睛，「莫非你平时与殿下在一辆马车上，还做些别的事？」

她这样一说，我的脸迅速烫了起来。

平时与宋孤星在一辆马车上时，我们的确会有些动作。

但是我和他那样相处惯了，并没有觉得有什么。

被叶嫣然这一提，我好像是放荡了些。

我别过脸去，懒得理她，从一侧的抽屉里随意摸了本书出来。

那是宋孤星平日里爱看的书，我偶尔也会跟着看一看。

他说他就喜欢我这样。

事事都能与他说上两句。

我突然想起来那个清丽脱俗的女子来，若是她或许也能与宋孤星事事说上两句。

「那个顾若雨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随意将书翻了一页，状似无意地问。

说到这个叶嫣然来劲儿了，往我这边凑过来，伸手挡下了我的书。

「我跟你讲，她就是个很神奇的人。你会的她都会，你不会的她也会，而且她不像你对谁都冷冰冰，她是看谁对谁笑。长相好才艺好，家世好脾气好，基本上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人见人爱。

我皱了皱眉，看她：「你也喜欢她？」

她搂住我的手臂：「我喜欢你。」

「那宋孤星会喜欢她？」我下意识地问。

叶嫣然神秘地冲我笑了一下：「原本是会的，现在嘛.....」

14.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宋国的围猎。

曾经在林国的时候，每次围猎我也是参加的，但是都没有什么参与感。

这次不一样，我作为宋孤星的宠妃。

参与感太足了。

宋孤星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功绩在身上，但皇上一日没有废黜他的太子之位，他便一日是储君。

想要巴结他的官员不比想要巴结二皇子的人少，只是他办事滴水不漏，做人油盐不进。

所有接近不了宋孤星的臣子，都让其家眷来接近我了。

当然，我从来不搭理我不愿意搭理的人。

我和叶嫣然坐在案前，看着不知道第多少个夫人被初一和叶嫣然的那个小丫头赶走。

叶嫣然摇摇头，嗑了嗑瓜子，上下扫了我一眼：「公主，你近来是不是吃得有点儿多了？」

我知道她说我胖了。

若不是她日日拿来什么乱七八糟的吃食，我也不至于短短两月便胖了一圈。

昨天夜里，宋孤星也看着我的小腹陷入了沉思。

那一刻我是真的想将之前吃的那些东西全都吐出来，以后再也无法随着叶嫣然吃了。

没过多久，第一轮猎物被带了回来。

不出乎我意外，宋孤星身后的小德子手上没有一个猎物。

他的身手在谷裕之上，手上的茧也说明他的剑法不赖，但人前他永远一副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模样。

没有人知道他会武功，也没有人知道皇宫里很多人已经被他收在麾下。

我看着他一步一步朝我走来，突然好像看到了他一步一步朝皇位走去。

我爱的那个男人，必须是九五至尊。

然而就在他到我身旁要坐下来的时候，一支箭从前方射了过来。

这与之前叶嫣然与我说的如出一辙，但是没等我开口，宋孤星就别开身子躲过了那一箭。

就在他别开身子的瞬间，却有了另一支从他身后射了过来。

那支箭他躲不开了。

我想都没想，直接扑到了他身后。

一声利器入体的声音，我听到了叶嫣然的惊叫声。

围场一下子乱了起来，每次都是箭射完之后才乱，这场戏他们真是怎么都演不腻。

我冷笑着落到了宋孤星的怀里，他的眼尾有些发红，朝一旁的小德子吼道：「快去传太医！」

原来除了在床上，他平日里眼尾也是会发红的。

我第一次见叶嫣然哭，原来她哭起来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讨喜。

在晕过去前，我听见她凶我：「都跟你说了不要挡！」

这是她第一次凶我。

她的确跟我说过，她说就算遇到危险也不要为宋孤星挡掉。

因为宋孤星是天选之子，有天神庇佑不会死的。

但是我不一样，我是从小苦到大的人，所有的运气都抵不过那一箭的。

她不知道我从不信神佛，我等了宋孤星八年。

连做梦都想着能把 he 锁在身边，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我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那只可能带了毒的箭，穿进他的身体里。

不知道我在白茫茫一片中走了多远，我突然看到一道光。

「林满月，是他替你抵了命。」有个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但是一股悲恸从心里升起。

最后化为一股暖流，从眼角落了下去。

「醒了！醒了！公主醒了！」我听见初一带着哭腔的声音在我身旁响起。

我尽力睁开眼，便看到了迅速围过来的人。

宋孤星坐在床边，曾经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已经荡然无存。

所有人都一副很伤心的样子。

尽管我已经醒了。

只是我发现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空了。

我看向哭肿了眼睛的初一，她低着头不敢看我。

突然有什么东西从脑子里一闪而过，我的手轻轻覆上了小腹，那儿还缠了一层布。

我难以置信地看向宋孤星：「殿下……」

他覆上我的手，张了张嘴，最后只哑着声音道：「以后，还会有的。」

我不信！

为什么偏偏是现在！

明明什么反应都没有，明明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的月事一直不稳定，或许是小时受过太多凉导致的。

所以当月事一月余没来时，我以为是跟从前一般。

初一也如此以为。

这是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生自己的气。

气到我躺在床上又昏睡了几日，才浑浑噩噩地醒过来。

宋孤星坐在我的床边，见我醒过来，才在嘴角扯出一抹笑来。

「饿不饿？要不要吃点儿糕点？」他轻轻将我扶起来，给我喂了口水。

那水像是滴了胆汁，一直从我嘴里苦到了我的心里。

我看着宋孤星，看他的眉眼是那般好看，不知道若是那个小家伙能平安出世，是不是也会随了他。

越想便越觉得委屈，我的肩膀不受自己控制，微微地抖了起来。

宋孤星的手轻轻环住我，在我背上轻轻拍了拍。

我却再也忍不住了，泪从眼里滚下来，滚到嘴边。

也是苦的。

「我不是故意的，我.....我不知道.....」我抬起手捂住自己的脸。

片刻连指间都是湿意。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哭过了。

宋孤星放在我背后的手也有些抖，他的手抬起，放在了我的脑后。

一个慌乱局促的吻落在我的额间：「我知道，我知道。」

不知道哭了多久，我才又被宋孤星哄着睡了过去。

我醒来以后才知道，宋孤星更忙了，忙得只有在很晚的时候才会来看我一眼，然后在榻上将就一晚。

谷裕说，宋孤星为了能早日坐上那个位置，已经好几个夜晚没合过眼了。

只有在我醒来后，他才会会在榻上小憩一会儿。

我知道他是因为我才打乱了他原先的计划。

他想要替那未出世的孩子报仇。

但他如今处处受限，根本没有办法能在不动人手的情况下加速事情的发展。

所以我只能佯装好了起来。

今夜他悄声走到我的床前，原本打算只看我一眼便离开，偏偏我伸手勾住了他的腰带。

「殿下。」我睁开眼睛看他，「和臣妾一起睡。」

他的手覆在我的手上：「不要闹。」

我拽住他的腰带不放。

最后宋孤星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抬手一挥，熄灭了最亮的几台烛。

他合衣在我身旁躺了下来，还没等我来得及有所动作，他便隔着被子抱住了我：「乖，睡吧。」

阳光从窗外落进来的时候，我抬眼看到了身旁的宋孤星。

他似乎是很久没有这般睡过了，浅浅的呼吸轻轻喷在我的脖子上。我看着他眼底淡淡的青色，又添了几分心疼。

我不能成为他的累赘。

刺客是谁派来的，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却没有人去深究。

我看向窗外刺眼的阳光，觉得这世界还是黑下来让人感到舒服。

因为在夜里杀人，让血液融在冰冷的夜色里，才能在白日里让人察觉不到蛛丝马迹。

二皇子失踪了这件事，很快就在整个京都里传遍了。

皇上思子心切，一夜间便白了发，病倒在床。

这个病没有一点儿征兆，太医们在殿前守了五天也没找出病因。

他们自然找不出来，那是宋孤星从南疆找来的蛊。

听谷裕说，原本那蛊是要过些日子才发作的。

只是宋孤星等不了了。

我坐在桌边，拿了一块叶嫣然送过来的糕点咬在嘴里又吐了出来：「果然还是甜得腻人。」

叶嫣然坐在另一端，一双眼睛还是红红的，像只兔子。

这是这两个月来，我第一次见她。

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这件事情她自责得不行，明明一切都与她无关。

她提醒过我，是我自己没有听她的话。

眼下她坐在我面前，大气都不敢喘一个，跟她平日里嬉皮笑脸的模样一点儿都不像。

「还是火锅合我意。」我淡淡地把糕点放了回去。

话一落，叶嫣然眼睛都亮了，她点了点头：「好，你想什么时候吃？」

我看着渐渐暗下来的天，随口道：「就今晚吧。」

吃完就要变天了。

16.

所有的一切都在宋孤星的掌控之中。

我不过是从中添了把火。

却没想到这把火很快就烧到了皇宫，烧到了那皇上的寝宫。

听说皇上驾崩的时候，床前里只有宋孤星和平日贴身伺候皇上的公公。

传位的圣旨，是那位公公从床前一路举到殿外的。

无一人怀疑这圣旨的真假。

也无一人怀疑皇帝的死因。

世人只知道那位庸庸碌碌、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太子顺利登上了皇位。

没有弑君逼宫，也没有手足相残。

登基的前一夜，宋孤星躺在我的身边，他的手指绕了一圈我的头发。

「月儿，二皇兄去哪儿了？」他看着我，眼睛里终于有了细碎的笑意。

我知道，那是大仇已报的快意。

我侧了个身，将自己整个人缩进他的怀里：「我让他去陪我的至儿了。」

「至儿？」

「嗯，我为他取的小字，至纯至善的取义，好听吗？」

宋孤星的吻落在我的发间，他的声音有些哑：「好听。」

往后几天里，我和叶嫣然乖乖待在东宫里，等着宋孤星完成登基大典，走完所有仪式后再来接我们。

按理叶嫣然是正妻，因册为皇后。

但是她不要。

叶嫣然的脾性我已经摸透，她说不要便是真的不要。

宋孤星对此没有任何异议，在告诉过大将军后，就立了叶嫣然而为贵妃。

因为他更想立我为后。

这是我在看到他追封至儿为皇太子的诏书时，才知道的。

被册封的当晚，淅淅沥沥的雨越下越大。

早间叶嫣然说今夜会来找我，没想到她居然能料到今夜会下雨。

「陛下，今夜我要和嫣然一起睡。」在宋孤星准备同我一起踏入内殿的时候，我开了口。

宋孤星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说。

他看了一眼一屋的红烛红帐，最后将我逼到身后的柱子上：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的手攀上他的脖子，朝他眨了下眼睛：「明日臣妾一定好好跟陛下赔个不是。」

宋孤星走的时候，一双手都迸出了青筋。

他说：「朕就该送她去做个尼子。」

到了亥时，叶嫣然才出现在我的床前。

她已经拆下了钗环，一头青丝散在身后，就如她第一次跑来找
我睡觉那晚一样。

这一次我没有让她滚出去，而是很自然地往外躺了躺，好让她
钻到里面去。

在雷落下来的时候，她的手轻轻地捂住我的耳朵，就像昔日那好几个夜晚一样。

但是这一次跟往常比，又好像哪里不一样了。

「我把你怕打雷的事情跟他说了。」雷停后，叶嫣然放开了我的耳朵。

她曾经说过，我怕打雷的事情她是不会告诉宋孤星的，因为那样她就不能跑来跟我睡了。

她算得很好，因为依我的性格，是怎么也不会亲自告诉宋孤星的。

我侧头看着她，不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

「满月，我要回去了。」叶嫣然看着我，眼睛有些红。

她没有叫我公主，也没有叫我娘娘，她叫我满月。

我捉住她的手：「这么快？等会儿再打雷怎么办？」

她突然抱住我，有泪从她眼里落到我的身上，她越哭越伤心，搞得我心里乱得一塌糊涂。

「满月，我要回去了。」她又道。

明明她的宫殿离我的宫殿走路也不过一炷香的时辰，她却说得好像她回去了就再也见不到我了一样。

明明我不知道她在哭什么，我的心上却也跟着湿了一片。

我很僵硬地抱着她，僵硬地抬手拍了拍她的背。

小声哄道：「不想回去就不回去吧，我不赶你走。」

17.

叶嫣然在我怀里哭了一会儿便没声音了，就在我以为她睡着了的时候，她抬起了头。

「满月，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她看着我，眼睛湿润润的。

她这句话说得离谱，我却相信了。

这时我才意识到她刚刚那句话的意思，我反手便捉住了她：

「你是哪儿的人？」

「我是天上的神仙，有一天我闲来无事的时候找了本书看便看到了你，觉得啊这个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让人心疼的人呢？」她一字一句娓娓道来，「有一天我睡醒了起来，发现我居然掉了下来，还成了差点儿死在你手上的准太子妃，我就在想啊，我一定要好好疼疼你。」

「现在你有宋孤星疼了，他那样爱你，一定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

她说得上句不搭下句，任谁听了都觉得是胡话。

但我捉她手的手变得更紧了。

「我不信，你诓我。」我信，但我不敢信。

叶嫣然的眼睛更红了：「神仙都是要回到天上的呀。」

我逼近她，眼里冷了几分：「我不管你是什么神不神仙，你不许走！」

这次叶嫣然没再说话了，她看着我，眼里有心疼又有不舍。

「不许走，我不准你走！」我低低道。

叶嫣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却有泪从她眼睛里落下。她抬起没被我捉住的手，轻轻擦了擦泪：「我喜欢你这个样子，你要永远这样。」

我不想再听她说一句话：「你若是走了，我便将你身边伺候的丫鬟杀光。你知道的，我可以。」

「你不会的。」

过了一会，叶嫣然突然说：「我跟你讲讲我看的那本书吧。」

我抿着嘴不想说话，却又想听她说话，于是侧头看向她。

她说书里我是林国不受宠的公主，用尽了一切手段才嫁给了宋孤星，结果却遇到嫁给宋孤星做太子妃的叶嫣然。我自然是十分生气，叶嫣然在大婚之夜后还来挑衅我，我便设法让谷裕杀了她。

「所以即便千般讨好我？」我心中一惊，这些想法我的确是有过的。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继续讲。

我的种种行为让宋孤星误会了我，对我更是厌恶，面上却丝毫不显，让我越陷越深。直到顾若雨的出现，她像是一道光出现在宋孤星的身边，拉宋孤星上岸，助宋孤星走上那个万人之上的位置。

「书里你在围猎的时候，替宋孤星挡了一箭，最后没有活过来。」叶嫣然看着我，眼睛润润的，「你死的时候，我哭了一个晚上。你明明那么努力，嘴硬心却软，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走到他身边。」

她的话像是软拳落在我心上，一下子打得我有些难受。

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我自责的是，当我知道你因为肚子里的小宝宝替你抵了一命，而你没事的时候，我居然高兴得哭了。」

「你要继续幸福呀。」她在我耳边轻声道。

我紧紧捉住她的手，生怕她趁我不注意就跑了。

为了盯住她，我一夜都没有睡，最后她却没忍住闭上了眼睛。

等她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那双眼睛变了。

那不是叶嫣然的眼睛。

「啊！你是谁！来人啊快来人！」我看着那个顶着叶嫣然一张脸的人尖叫着，从我的床上跳了起来，疯了一样冲了出去。

明明我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明明我一直抓着她。

她怎么就不见了呢。

18.

「她走了。」宋孤星来的时候，我抓住了他的手。

就像是抓住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我多想他跟我说她没走，她只是病了。

但是他轻轻将我拥进怀里：「月儿，你还有我。」

我只有他了。

「叶嫣然」开始有意无意出现在宋孤星的面前，甚至把念头打在了我的头上。

每次我要迁怒于她的时候，看到那张脸便啥也做不了，也不让宋孤星做。

我总想着，万一哪天她睡觉的时候又不小心掉了下来，若是「叶嫣然」不在了，她怎么找到我呢？

为此，宋孤星好几次在床上惩罚了我。

他轻轻咬了咬我的锁骨，不疼却很痒。

「她今日又来拦了我的路。」他埋在我颈间，「还送了碗银耳莲子羹。」

我随着他身下的动作倒吸了一口气，死死咬住嘴唇，却还是有「嚤哼」一声溢出来。

但我从来不认输，我侧头用舌尖绕了他的耳尖，身子迎了上去。

「陛下吃了吗？」我笑了一声。

我的挑衅彻底点燃了他，他的动作越来越急促，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了惩罚我还是惩罚自己。

「没吃，饿着来吃你。」他的声音低哑十分。

事后他拦下了我喝汤的动作。

我看着他把那汤直接泼洒到了地上，他将碗放回去又搂我入怀中：「我们要一个孩子吧。」

我就知道，那些汤药不会逃过他的眼睛。

看来如今谷裕已经完全归顺于他了，什么事情都往他那儿报。

我的手抵在他的胸，实话实说：「我害怕。」

「不要怕，这次再也没有谁能威胁到他。」宋孤星握住我的手，看着我格外认真，「我发誓。」

他在我面前从来不自称「朕」。

我终于露出一个笑说：「好。」

我说：「你知道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你猜对了我就答应你。」

他肯定猜不对。

我倒不是那么不想要一个小家伙，我只是想再等等。

没想到宋孤星吻了吻我的额头，笑道：「若是你想再等等，我就猜你嫁过来第二日，我掀开你的喜帕。」

「嗯？」我抬头看他。

他点了点我的鼻尖，这个动作在我八岁那年遇见他时，他便做过。

就做过那一次。

「我的确没想到，那日唯唯诺诺的小丫头会长成你这般模样。」他笑起来，眼睛里像是揉进了几颗星星。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你掌心的疤不常见。」宋孤星挑了挑眉，「那本你日夜带在身边的书也不常见。」

原来那么早.....

「那你.....」为什么一直都不说。

宋孤星吻落了下来，在我的唇上辗转很久才分开。

「因为那不重要，我喜欢的是现在的你，是不可一世、想将我占为己有的你。」

他的声音认真而深情，轻轻柔柔落在我的心上。

或许是因为宋孤星太想要一个孩子了。

很快，太医在请脉的时候便道了好消息。

当天宋孤星高兴得赏了全宫上下，他盯着我的肚子，笑得一点儿都不像个九五至尊。

我看着肚子一点点大起来，曾经的害怕都变成了期待。

宋孤星拿着小匣子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问太医能不能瞧出肚子里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不论男女，我都喜欢。」他走到我的身边，将匣子放在一侧。

我笑着看了那小匣子一眼，总觉得很眼熟。

上面的纹路，像是林国皇宫的专用纹路。

宋孤星等着太医退下去，才将我拥进怀里，将小匣子拿过来，学着我的样子问我：「你猜里面是什么？」

我猜不到。

他打开，我就看到了里面的一套玲珑九连环。

那套九连环有碎过的痕迹，那痕迹处还有微微干涸的血迹。

那是我的血，那年母妃病重的时候，我拿着九连环跑去找父皇，却在途中摔了。

九连环碎了，我的手也破了。

宋孤星又从小德子手上接过一个小盒子：「你父皇给我们的孩子送来的礼物。」

我抬头看向他，眼里都是不可置信。

那个小盒子里装了一座城池的契约。

宋孤星抬手放在我的肚子上，笑着对我说：「你父皇每月都给你寄一封信，你却从来不看。他似乎，比我还爱你。」

我不信。

不可能。

我终于在宋孤星的陪同下，一一展开了父皇给我寄的信。

每封信的开头都是：「吾儿可好？」

他说是他无用，守不住母妃，为了让我平安，只能用那样的方式陪我长大。

他说对我很抱歉。

我将所有信都扔进了火里，在宋孤星的怀里哭了。

那一刻，好像压在我心里的石头空了，整颗心都空了。

我这么多年来怨恨，都成了一场空。

我靠在宋孤星的怀里，看着那些信被火舌舔舐干净。

我原谅他了。

我们互不相欠了。

19.

「你在哭吗？」假山的洞口处探出一脑袋来，吓了我一跳。

我吸了吸鼻子，咬住下唇不敢说话。

这时那个唇红齿白小少年直接从假山上跳下来，朝我走了进来。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

我知道，若是他要对我做什么，就算我叫破喉咙也是徒劳。

这里不会有任何人来救我。

可是小少年没有对我做什么，他伸手拉住了我的手，拉着我一步一步朝那光明的洞口走去。

「你是做错了什么吗？」小少年走在我前面，一袭白衣像是下凡来拯救我的神仙。

我摇了摇头，我只是习惯躲起来。

后来意识到他走在前面应该看不到，就没再有动作了。

「我们可以避，但不能躲。」小少年回过头来，他的眉目间皆是少年得意，「这是我舅舅教我的，是这本书里的，你拿去学学。」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书来，上面的字我还识不全，只愣愣地接过他给的书。

「我舅舅是护国大将军，很厉害的。」他补充道，「他就是我的大英雄，我的大太阳。」

我没有舅舅，我看着他什么也不敢说。

我也没有大英雄。

也没有大太阳。

只有数不清的谩骂和讥讽。

就连路过的一只小野猫，都可以对我龇牙咧嘴。

「你看它，它喜欢你。」小少年拎起那只小野猫。

小野猫不看他，只盯着我。

小少年将小野猫拎到我面前，小野猫张了张嘴，最后竟吐出了舌头舔了舔我。

「你叫什么名字？」小少年将小野猫塞进我的怀里，伸手点了点我的鼻子。

我看着他，像是看着一轮太阳。

这时有人来叫他，是他的舅舅。

他要走了。

小少年一边跑一边回头看我，他笑起来眼睛里像是落满了星星：「我叫宋孤星。」

我叫林满月。

星星旁边的满月。

我们同属于黑夜。

好像我们生来就应该在一起。

(完)

□ 阿阿小毛